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八之七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龔果

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七

雍正七年正月初九日奉

上諭朕治天下以實心實政為務不言祥瑞屢頒諭旨甚明今據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摺奏雍正六年十月二十九日恭逢萬壽令節雲南四府三縣卿雲呈現光燦捧日經辰巳午三時之久又奏摺內引孝經援神契之語曰天子孝則慶雲見朕之事

親不敢言孝但自藩邸以至於今四十餘年以來誠敬之心有如一日祇此一念可以自信而鄂爾泰援引典籍以慶雲為朕孝所感朕每承
天眷昭示嘉祥感激慶幸之中益加儆惕兹逢慶雲之瑞實愈增朕心之敬畏鄂爾泰公忠體國實為不世出之名臣數年來節制滇黔等省化導所屬官吏人人奉公盡職懷忠君親上之心是以於朕萬壽之辰
天賜慶雲於滇省正所以表著該省官吏敬恭協和之忱悃

也此則朕心深為嘉悅者俟鄂爾泰題本到日另降諭旨今諸王大臣等奏請宣付史館朕之允行者非欲誇示於衆也盖以天人感召之理捷於影響該督正己率屬有忠愛之丹誠則該省受福迎祥有光昭之瑞應朕願内外大小臣工均以鄂爾泰為法且願遠近各省官民等聞風慕義興孝勸忠人人共受

上天之福祐乃朕心之所謂上祥大瑞也特諭

雍正七年正月二十二日稽查旗務侍衛等条奏旗

下大臣咨送檔案遲延奉
上諭前派侍衛官員稽查旗務者原欲協助都統等訓誨
旗人補過救失宣布恩意申明法令俾官兵警戒感奮
也若有頑惡之輩侍衛官員查出應告知都統等令其
教導悛改都統等若不實心教誨懲治爾等奏聞所降
諭旨甚明乃並不凛遵原旨留心料理應辦事件漫以
此等無關緊要之事將大臣官員等參奏塞責殊屬冒
昧伊等所參大臣官員等俱著從寬免其交部將稽查

旗務之侍衛官員交部議處其中有乾清門侍衛官員
著嚴加議處特諭

雍正七年二月初七日奉

上諭旗人犯軍流等罪者亦照漢人之例發遣此例題定
於雍正四年八月朕特令寬其期限於雍正六年四月
為始始令分發遵行蓋欲使衆人無不熟知之後而有
仍然犯法者方照所定之例懲治近見旗下議奏事件
竟有援引現令所定之例以議從前所犯之案者甚屬

錯誤著刑部詳查凡發遣之旗人若其犯罪之時在此例未曾通行之前而承問官員錯擬發遣者俱著奏聞將伊等放回仍照舊例歸結特諭

雍正七年二月二十一日正紅旗滿洲都統蘇丹等于該旗參領員缺將刑部郎中金圖奏請補授奉

上諭爾旗參領員缺理宜於旗員內擇其優者保舉一旗之內豈竟無可舉為參領之人爾等所舉果係優員朕亦無有不用者部院事件繁多若將賢員俱用為參領

其部務令誰辦理且以員外主事用為叅領係是陞階
尚可施行至於郎中與叅領職分相當以此保舉甚屬
錯謬日後或部員內有稍失旗下大臣之意者即將伊
題補叅領豈非借此以示威乎是乃斷不可行之事也
蘇丹舒摺額交部嚴加議處其叅領員缺著另揀選引
見特諭

雍正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本朝施恩功臣錫以世職俾其承襲罔替者特念其

戰功不絶其禋祀使其子孫永沾恩澤也但其中有因絶嗣未經承襲者朕甚憫焉著怡親王尹泰常壽三泰將從前建立功績之大臣官員内有絶嗣者查其近宗如無近宗者查其遠族併其親戚倘宗族親戚全無者即於本旗内查其可令為後者承襲其職再

太祖

太宗時因功所給之拜他拉布勒哈番以上等官内有襲替幾世者不必概查其世襲罔替者悉行查明具奏特諭

雍正七年二月二十五日鑲藍旗滿洲都統綽奇等

為該旗出差之佐領員缺遵

旨請補副佐領二員具奏奉

上諭此所補授之副佐領著改為署理佐領將此通諭八

旗都統等知之特諭

雍正七年二月二十六日鑲白旗滿洲都統夸岱等

帶領補授副佐領人員引

見奉

上諭嗣後佐領内有不及者爾等於好佐領内擇其能辦事之副佐領酌量調補將此曉諭八旗特諭

雍正七年三月初一日奉

上諭八旗滿洲人等學習滿洲話蒙古人等亦應學習蒙古話著傳諭八旗大臣務將各該旗子弟加意訓誨特諭

雍正七年三月初十日奉

上諭自古帝王皆有功德於民雖世代久遠而敬禮崇奉

之心不當弛懈其陵寢所在乃神所憑依尤當加意防衛勿使褻慢至於往聖先賢名臣忠烈芳型永作楷模正氣常留天壤其祠宇塋墓亦當恭敬守護以伸仰止之忱著各省督撫轉飭各屬將境内所有古昔陵寢祠墓勤加廵視防護稽查務令嚴肅潔淨以展誠恪若有應行修葺之處著動用本省存公銀兩委員料理朕見歷代帝王皆有保護古昔陵寢之勑諭而究無奉行之實朕於雍正元年恩詔内即以修葺歷代帝王陵寢通

行申飭亦恐有司相沿積習視為泛常嗣後著每年於歲底令該地方官將防護無誤之處結報督撫該督撫造冊轉報工部彙齊奏聞倘所報不實一經發覺定將該督撫及地方官分別議處明太祖陵在江寧昔我

聖祖仁皇帝屢次南廵皆

親臨祭奠禮數加隆著江南總督轉飭有司加意防護其明季十二陵之在昌平州者自本朝定鼎以來即設立太監陵戶給以地畝令其虔修禋祀禁止樵採

聖祖仁皇帝時屢頒

諭旨嚴行申飭著該督轉飭昌平州知州昌平營叅將差委人員時加巡視務令地境之内清淨整齊倘陵戶或有不敷著該督酌議增添其南北二處陵寢防護無誤之處亦著該督撫於每年歳底冊報工部彚奏特諭

雍正七年三月十四日奉

上諭朕為在京八旗兵丁悉心籌畫其家若有吉凶之事需用之費無所取辦一時拮据實為可憫特給内庫銀

兩令王大臣等營運生息以備兵丁一時之用今思外省駐防之滿洲漢軍兵丁等亦當一體加恩江寧杭州西安京口荆州廣東福建寧夏右衛共九處每處賞銀二萬兩天津河南潼關乍浦成都共五處每處賞銀一萬兩俱著於布政司庫内支給交與該將軍副都統等公同存貯營運生息如該處駐防兵丁家有吉凶之事將息銀酌量賞給以濟其用其本銀永遠為存公生息之項不令繳還該將軍副都統等務須盡心辦理使兵

丁均沾實惠倘該管大臣官員有私自侵蝕挪移或委任非人以致本利虧缺者定行從重治罪仍於該管及委用等官名下嚴追還項其營運利息之處亦必公平辦理倘指稱官銀名色或佔奪百姓行業或重利刻剝閭閻與商賈小民爭利擾累地方著各督撫不時稽查即行參奏倘督撫徇隱不奏經朕訪聞必將該督撫一併議處此項本利銀兩每年出入之數交與在京八旗都統副都統查核一旗或管一省或管二省著怡親王

大學士等酌量派定每年於歲底各省該管大臣官員等造冊齎送各該旗查核奏聞再各省督標撫標提標兵丁等亦倣此例每標或給銀一二萬兩或給銀數千兩按照兵丁之額數分别銀兩之多寡亦著怡親王大學士等酌量派定其銀即交與各該督撫提督委員料理以惠濟兵丁一切照駐防之例行其前後接任之時將此造入交代冊内查核至於各省鎮標兵丁等一時難以遍及俟朕酌量國用之出入次第加恩陸續降旨

特諭

雍正七年四月十一日刑部議覆都統查爾泰永送

驍騎校霍爾和冒領

恩賞銀兩并領催伊爾哈將扣還宗人府銀兩不行交納

犯在雍正六年九月更定律例以前仍照舊例治罪

奏

上諭伊爾哈等侵蝕恩賞銀兩若照旗下更定侵蝕錢糧

之例即應立絞令刑部以伊等所犯在雍正六年九月

以前仍照舊例定擬所議甚是但恐更定之例限期雖滿八旗之人未必全知或致誤犯則情有可憫著八旗都統等再為通行宣示務使家諭戶曉倘再有明知故犯之人即照此例治罪嗣後凡有更定條例著八旗都統等將所定之例及奉行之期明白曉諭務使官員兵丁等人人知悉及限期將屆之時仍復通行傳諭不妨至再至三務使人人凜遵法度不致妄干罪戾特諭

雍正七年四月十二日

諭大學士九卿朕觀近日兵部奏事其中有一二件似仍欲迎合朕意者夫朕日理萬幾初無絲毫成見於胸中惟期有當於大公至正之理已曾屢降諭旨至再至三爾等諸臣自應持正秉公悉心斟酌事事以當理為準庶政治有所裨益今乃於正理之外妄為揣摩則爾等焉能知朕意之所在而漫思迎合乎且如各部院所辦之事各有關係如吏部有意迎合則銓選不公户部有意迎合則財賦難理此皆有妨於政治者而其為害猶

小至若刑部職在明刑關係最重倘稍以迎合為心則生死出入之間刑罰必不得其平上干
天和下戕民命其害尚可言乎至於辦事之道凡人精神智力用之專一則詳明而得理用之紛雜則叢脞而多乖數年以来朕於辦理政務之時皆聚精會神專於所用如閱一本則專閱此本而不思其他治一事則專治此事而不及其餘是以志氣清明條理昭著一事既畢自可再辦一事此所以每日勤勞而無煩擾之患也至於

政務稍暇中懷澄澈之時又不可放逸此心朕於此時必將在京部院衙門及在外各省之事一一思維詳察由一部以及各部由一省以及各省靜中默識更覺端緒易尋所以辦事甚多而不至於遺忘者此也此皆朕躬行心得之大要朕以一人之精神辦理天下之事而常覺有餘爾等諸臣若能如此則以數人之精神辦理一部之事又何慮不足乎諸臣其共勉之特諭

雍正七年四月十五日奉

上諭向來各倉米石蓋藏不謹每每攙和灰土純雜不一是以領米之時勾通賄囑使費繁多弊端種種數年以來嚴飭該管等官慎守倉儲屏除陋弊頒發諭旨至再至三夫米色既已匀淨則在倉執役之人及赴倉領米之人均當凜遵法紀不應仍存作弊之心復蹈故轍昨據倉場侍郎塞爾赫劉於義等奏稱南倉倉役林起鳳等勾通監督家人與舖户私議使費被人告發審供鑿鑿似此則倉場領米作弊之處仍未悛改也米色既好

而猶勾通賄囑則必有偷盜多領之事著八旗都統等通行傳諭該旗並令倉場侍郎出示曉諭若本人赴倉領米之時其所得之米果有攙和灰土等弊令其當時在倉將不淨之米交與該監督封貯或到倉場侍郎處或到巡倉御史處據實呈明即行查究倘有希圖作弊與倉場人役等暗中勾通賄囑者一經發覺將與受之人一同從重治罪決不姑貸特諭

雍正七年四月十六日正紅旗滿洲都統蘇丹等將

本旗拖沙拉哈番考摘驍騎校噶爾圖等因痼疾不能行走奏請革退奉

上諭爾等傳諭八旗大臣等嗣後凡痼疾官員奏請革退者伊等如有効力之處著於摺内聲明特諭

雍正七年四月二十日奉

上諭八旗兵丁並各省駐防以及各標兵丁朕已賞給銀兩令該管官員經營生息以濟其吉凶緩急之用今因征勦準噶爾派出兩路大兵遠臨邊塞此所派之兵丁

等既為國家効力行間朕心更為軫念已於行糧恩賞之外給與坐糧以養贍其家口但兵丁等出門之後家中若有吉凶之事料理無資不可不為籌畫周濟除京城八旗出征兵丁該旗照例支給外其奉天等處八旗出征兵丁家中若遇有吉凶之事著照京城護軍之例吉禮賞銀十兩喪禮賞銀二十兩其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等處出征綠旗兵丁家中遇有吉凶之事著照京城驍騎之例吉禮賞銀六兩喪禮賞銀十二兩凡此

賞給銀兩其有已經孳生利息之處即於利息内支給其未曾賞銀及雖經賞銀而尚無利息可支之處即動正項錢糧支給着該管官員通行曉諭使出征兵丁咸共知悉伊等家中遇有應領賞銀之時即報明本管官本管官即行確查出具領結照數支領毋得稽遲俾効力行間之士均霑實惠無内顧之憂以副朕加恩沛澤之至意特諭

雍正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朕前降旨令兵部將因公詿誤降級革職之武弁查出具奏今日兵部查得三十四員具摺請旨摺内有施仁宥過等語此等浮泛頌揚有乖理道之詞昔年

聖祖仁皇帝屢經指示訓誨而數年以來朕又以之誥誡内外臣工者不啻至再至三矣蓋賞罰者天命之正人君奉天出治有善則賞有過則罰其柄非人主所得私也至其中亦有遇過而寬宥者則以其事本有可原之情或其人尚有可用之才故姑從寬典以許其自新耳夫

人君之仁惟令天下無一夫不獲其所方可謂之仁非縱釋奸宄遂可以謂之仁也夫不能化導百姓而使之不為奸宄已不可謂之仁矣既已如是則不得不設刑罰以禁約懲創之所謂刑以弼教也若再務施仁之名而為姑息養奸之事則匪類肆行無忌良善固不能安枕而不良之人無所懲戒悛改將見犯法者愈衆是陷之入於邪惡之路也不仁孰甚焉施仁宥過四字若不能通曉其義用違其當則流獘無所止極朕若不明白

開示恐將來識見平庸之人主為此等套語所掀務虛名而忘實政必有不當施而施之仁不當宥而宥之過其患可勝言乎即如今日兵部具奏請旨之三十餘人將來引見時豈皆可以起用若有不用者則是有不施之仁有不宥之過矣朕豈肯受此名乎朕治天下惟有教養兼施勸善懲惡此外非朕之所知也如揚名時張指革朐臧詐偽是以陳奏之詞語多含蓄朕已一一指示降旨切責並屢次戒飭臣工矣兵部侍郎揚汝穀胡

煦皆並非不曉文義者且日侍班聯熟聞朕諭尚昏憒糊塗至此則外省跡遠之臣工必更不能體會朕意也著將兵部堂官嚴加申飭並再行曉諭内外大臣官員知之不必回奏特諭

雍正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刑部議覆廣東提督學政顧仔參奏教官梁黍華私書干請奉

上諭鑽營請託之風關係人心吏治屢經降旨嚴禁而此習尚未悛改蓋私獘之不能止息由於私門之未曾杜

絶也內外官員等均有化民成俗之責乃陽奉陰違致
滋弊竇反之於心能無愧赧顧仔據實糸奏不為徇隱
甚屬可嘉年來諸臣中惟鄂爾泰曾奏劾屬員干請之
事若臣工皆能如此則私門自然杜絶無處行其營求
即有萌請託之心者亦共知儆畏不敢復蹈故轍風俗
可以轉移矣如高其倬魏廷珍者但知博寛厚之虛名
姑息瞻徇何以整頓風而除陋習諸臣當以為戒顧仔
著交部議敘具奏特諭

雍正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駐防等官缺出俱以京員補授則彼處人員無由得陞轉之路矣鄭家莊駐防等官如遇缺出將彼處應陞人員與京城人員一併分别揀選若彼處人員較優即將彼處人員擬正京城人員擬陪如京城人員較優即將京城人員擬正彼處人員擬陪帶領引見將此旨曉諭八旗大臣特諭

雍正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内務府總管等請將擅入

領侍衛內大臣拉歆宅內肆行擾犯之伊拉齊等交
慎刑司嚴加治罪奉
上諭此事依議拉歆將此等匪類舉出甚屬可嘉洵可謂
仰體朕心懲誡不法以整飭國紀者也寧可謂之訐告
苛刻乎拉歆著交部議敘嗣後大臣官員等如遇此等
不法之人斷不可姑容係侍衛則告知領侍衛內大臣
係護軍則告知護軍統領係內府佐領下人及太監則
告知內務府總管如此則不肖之徒各知畏懼悛改而

國法自整肅矣將此徧諭大臣官員等知之特諭

雍正七年四月二十五日正黄旗漢軍都統金以坦

等將該旗原任按察使祖宏業之家産估計浮冒一

事參奏奉

上諭凡入官之房地人口查報之時不按定額估計浮冒

加直者即著落本人及查報之人給限半年令其售賣

如符原數免其治罪若不及原報之數即交部從重治

罪如有將已報之房地人口擅行花消致於無有者即

照侵蝕之例治罪將此旨通行八旗特諭

雍正七年五月初一日

諭出征大將軍副將軍參贊大臣官弁兵丁等準噶爾狡獪凶頑父子濟惡為邊境蒙古之隱患朕仰承

皇考聖祖仁皇帝先志特發兩路大兵聲罪致討當四海昇平之時國用充裕朕細加籌畫計議再三凡命將遣官派兵運餉以及車馬甲冑兵器耕具之屬無不經理周詳備辦豐足弘綱細目具有規條而派出之官弁兵丁

等踴躍歡欣爭先恐後其急公勇往之意甚為可嘉蓋
弁兵等素懷忠君報國之心而又受
皇考六十餘年教養之澤感恩慕義出於悃忱故奮發之氣
若斯之壯也然軍氣當壯而軍心則不可驕孔子論行
軍之道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而以暴虎馮河為
戒書經曰今予其恭行天之罰可知古昔聖人於軍旅
之事倍加敬謹從未有以士飽馬騰兵甲堅利而遂生
驕矜之意忘嚴惕之懷也從來舉大事者固在人事之

經營而成大功者必賴
天心之眷佑若果仰邀
上天慈恩默垂保護則天地間非常之業不世之勳皆計日
可以成就而感格
上天之道惟有一誠一和聖人曰至誠感神又曰和氣致祥
古訓昭垂千載不易今此兩路大兵前往若自大將軍
以下兵丁以上皆存一片誠敬之心一團和合之氣視
國家之事如己事聯千萬人之心為一心以此感格

上蒼眷
天心許一是字如此而大功不唾手告成者無是理也大將
軍總統全師爲三軍司命當開誠布公虛懷受益能謀
於衆能斷於心勿以私意而泯人之勞勿以偏見而掩
人之善信賞必罰恵愛嚴明副將軍參贊大臣等和衷
協贊合志同心共展謀猷以成艄畧其一應文武官弁
等各有攸司均關重計祗奉將軍之令善導所轄之人
務殫公心以襄偉績至於兵丁等應思祖孫父子世受

國恩今當執戈荷戟之時正効力酬恩之會况朕以至公訓諭大小臣工將軍等秉公心以馭士卒有功必録有過必懲正宜乘時黽勉以圖上進古人以共為一事比於同舟言其休戚相通憂樂與共也朕謂今日之事自將軍以下兵丁以上不但有同舟之誼實乃一體之親朕為元首以股肱耳目視爾等爾等衆人彼此聯屬之情當如手足臂指之痛癢相關肫誠固結不可藏嫉妬之念不可懷推諉之心且不但不當存退縮規避之

私衷亦並不應存輕進貪功之淺見蓋一人立功其功小衆人立功其功大果能以誠心和氣感格

上天錫福垂恩膚功克奏則凡行軍預事之人皆有光榮膺爵賞於朝廷垂令名於奕世豈不美歟朕自運籌軍務以來及師旅起程以後朕之一心時刻在於戎陣之間爾等宜共體此心也特諭

雍正七年五月初四日奉

上諭朕見臣工等奏章間有用山川効靈字樣者屢經降

旨嚴加申飭如洪福齊
天及一切頌揚背理之詞諄諄訓誡至於再三宜乎中外共
知朕心矣乃昨衍聖公孔傳鐸奏賀慶雲本內竟用乾
坤效靈之語朕覽之實為悚惕不寧之甚朕於事
天事
神至誠至敬惟望
天地神祇俯垂默佑錫福兆庶共享昇平若云感召
天和或云受

天之祐或云昭示靈應似此等語作頌揚之文尚於義不悖
而於心亦安今乃謂
天地神祇効靈於人君豈不聞王者父
天而母
地而敢為此褻慢之語乎且朕之事
天亦猶臣下之事君也臣之事君也以為九重之尊而以人
君視
天其相越之分又不啻九重而已也設以屬員頌其上官而

稱為上所崇奉或稱為福與君齊彼為上官者能安受而不戰慄乎今以効靈齊
天等語見諸奏章其背理慢
神何以異是人惟胸中蒙昧不知立言之體遂至習而不察大失敬謹事君之道昔我
聖祖仁皇帝深惡此等陳奏之詞常加訓誨今著再行申諭內外臣工知之嗣後如有仍用此等字様者著通政司即行叅奏如送內閣即著大學士叅奏特諭

雍正七年五月初五日

諭大學士九卿自古為政者皆言寬嚴相濟所謂相濟者非方欲寬而雜之以嚴方欲嚴而雜之以寬也惟觀乎其時審乎其事當寬則寬當嚴則嚴而已如十人當賞則俱賞之斷無以賞者太多而舍一二人不賞之理十人當罰則俱罰之斷無以罰者太多而寬一二人不罰之理即如戸部也綜核錢穀惟在公平真省徵錢糧其不足者固當查核若餘於額數之外者豈遂不當書

覈乎即如刑部也按律定罪務期明允直省審讞重案其間失出者固當駮詰若失入而致寃抑者豈遂不當駮詰乎總之當寛則寛當嚴則嚴寛嚴適協其宜乃為相濟非參雜於寛嚴之間而為子莫之執中也譬之飲食原相需也然亦當飲而飲渴者不可以食解當食而食饑者不可以飲充若強饑者以飲強渴者以食是相背也豈相需之道乎特諭

雍正七年五月十八日奉

上諭自本朝開國及平定三藩廓清朔漠以來褒忠録功之典最為優渥凡文武官弁兵丁之効力行間著有勞績及臨戎致命遇敵受傷者皆赤心報國之人朝廷沛澤加恩惟恐不逮乃近年以來部臣辦事遲緩因循往往因一二事之駁查遂將衆人卹賞之典俱致淹滯即如陝甘川省從前攻勦南川北川青海桌子山等處之文武官弁兵丁已經查核明晰應行卹賞議敘祗因青海等處功加冊結内有原任巡撫王景灝同知張梅草

職離任所造册結無印可鈐部議駁查以致南川等案卹賞之處一并稽延經朕訪察而後知之夫官弁例應議敘者不得早沾國恩固為不可而陣亡受傷人等遲至數載之後尚未邀帑金之賜尤可憫惻著該部將南川青海等處文武官弁兵丁速行卹賞議敘嗣後凡有出征加恩之案其中若有應行駁查者止將應查之人扣除俟查明補給不得因一二人之行查而稽遲衆人應得之恩典將此永著為例又如從前進藏出征之官

弁兵丁若有預借銀兩而本身陣亡或在軍中受傷病故者除照例卹賞外其所預借銀兩概免追還特諭

雍正七年五月二十日奉

上諭凡各衙門奏本奏摺經朕覽閱內有折角發出者奏事之員俱應將折角之處請旨昨正紅旗都統蘇丹等具摺奏事朕折角發出伊等竟不請旨及朕思及詢問伊等已各散去傳到時又稱摺內折角之處未曾看見自認疏忽大臣等奏事理應敬謹詳慎豈有發出奏摺

而不留心撿閱之理似此等處尚不詳慎更於何事用心旗下大臣辦事疎忽大率如此朕每日訓誨猶不悛改著將蘇丹舒楞額鄂齊交部嚴加議處嗣後凡發出奏章有折角處而不請旨者俱交部察議特諭

雍正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八旗官房俱係身犯重罪貪婪人員入官之物不過備以賞賜耳此次出征之大臣官員兵丁俱係前往軍前効力之人如大臣内有因房屋狹隘情願換大宅居

住者著怡親王富爾丹查明所有大宅將伊等情願換住者指給爾等由該旗取具圖樣呈覽朕另降諭旨如現在有房居住不願更換者聽之其營總及章京内有願換官房者亦准其換住再護軍校驍騎校護軍馬甲内有實係無房或租房典房居住者著八旗大臣等確查各該旗所有官房酌量賞給務於大兵起程之前料理賞給俾兵丁等每月得省房租以為妻子生計之資始有裨益特諭

雍正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自古明目達聰之道欲以周知庶務博採羣情其責端在於臣工之襄贊然必公正居心斯能以忠言讜論裨益政治茍或植黨營私辯言亂政此倡彼和顛倒是非實國家之罪人為王章所不宥嘗觀前明季世一二新進後生竊居言路遂朋比固結挾制大臣把持朝政以致國是日非而不可挽此其炯鑒也我

世祖章皇帝

聖祖仁皇帝聖神御極大觀在上言路弘開羣邪屏息一切猖狂澆漓之風早已翕然丕變雖有不肖之徒亦無能施其伎倆矣朕即位以來以公聽並觀為務以納忠廣益為先既命滿漢文武大臣密陳政務又命科道等於露章之外准具密摺奏事蓋以國家事務殷繁人情變端種種諸臣有陳奏之心或有不便顯言之處故令密封進呈所以免其瞻顧去其嫌疑俾得各抒所見盡言無隱庶國計民生均有攸賴又如國家任事出力勤慎

素著之大臣所辦公務既多豈能保其無所錯誤若因此而被指摘殊非情理其他偶罹過愆或其子弟家人生事失於覺察一經彈劾若朕不加處分則近於護庇若加以處分則彼之宣力甚多而不能恕其一眚朕心實為不忍不若言事者密陳朕前待朕為之斟酌輕重訓誨區處亦兩全之道凡此皆須出於至公至當方有裨益於風俗人心非使不肖言官藉密奏以自便其私也乃營私植黨之徒竟欲以此逞其奸黠如崔致遠等

不肯為都察院堂官管轄遂邀約同官密行告訐狂妄
恣肆詆毀大臣思欲撓亂國政此風斷不可長朕是以
降旨停止科道官之密奏止令各用露章蓋以其在大
廷廣衆之間自不敢挾私心而昧公道也乃復有結黨
營私之謝濟世阿附李紱蔡珽等叅劾田文鏡貪贜納
賄公然紊亂黑白顛倒是非又如汪浩之請改選法輒
欲輕變舊章錢廷猷之條奏本省命案等件擅作威福
於鄉里其餘則摭拾陳言苟且塞責又或相率而為依

違緘默之計竟未見一人一事實有所建白裨益於國計民生者夫以朝廷耳目之官視國家之政治如陌路而又欲以進諫之美譽歸之於己以不能納諫之名歸之於君上忍心害理莫此為甚人臣事君之義固可存此等狡詐之心乎自古以來言官以進言為職豈容以國家之事沽一己之名朕之廣開言路者實欲以衆人之耳目為朕之耳目使民隱得聞萬事就理並非邀虛懷受諫之名博建鞀置鐸之頌也乃向來科道官密奏

之獘如此近來露章之習又如此此中外所共知共見者奚待朕之指示宣諭耶然朕之再行訓飭者誠以言官有補闕拾遺之職切望其痛改頹風洗滌故習盡讜言獻替之道成蕩平正直之風如此則科道不愧諫議之官國家得收納言之效豈不美歟倘復蹈昔年之故轍則有害而無益也著詢問科道等伊等之意仍欲似從前密奏乎抑欲照近來之例祇用露章乎若欲仍行密奏著如文武大臣等輪班具奏特諭

雍正七年六月初四日奉

上諭朕曾降旨令滿洲副都統坐次在侍郎之上蒙古漢軍副都統在侍郎之下嗣後都統尚書坐次亦照副都統侍郎例行特諭

雍正七年六月初四日鑲藍旗滿洲都統綽奇等將伊該旗佐領富泰徇隱開檔之人及養子等令當護軍之處參奏奉

上諭佐領下滿洲少者惡廢佐領將戶下滿洲及家生子

開檔人載入另户滿洲冊内令當前鋒護軍者其情尚可原宥倘佐領下滿洲本多而佐領知而作弊或將養為子嗣之漢人載入滿洲冊内令當前鋒護軍則理宜治罪爾等將富泰佐領下滿洲之數詳查具奏再八旗現今開檔人及養子當前鋒護軍者甚多若輩即與滿洲等矣其中亦有人去得漢仗好効力行間得歷官階者或佐領等懼罪不報而伊等又恐黜退隱忍不首必且令刁惡之人致生訛詐控告等事著交八旗大臣等

將朕此旨曉諭各旗佐領有將開檔及養子挑爲前鋒護軍者各將原由報明其開檔及養子亦令從實自首並不革退伊等之前鋒護軍如有人去得行走好者亦於應陞之缺列名既經開檔即係另户惟另記檔案俾得明折則可免後日控告之端矣倘於此時隱忍不吐實情日後查出或被旁人首告將伊等從重治罪特諭

雍正七年六月初十日奉

上諭據靖邊大將軍傅爾丹奏聞山東東騎營兵李中倫

拾金不昧一事甚屬可嘉講讓興廉最為美俗而師旅出征尤以人和為貴今李中倫拾取遺金知為恩賞軍士之物即時禀知該管將弁情願給還本人似此見利思義同心同力之忱悃自能感格

上天俯垂默佑朕聞之深為喜慰慶幸著賞銀六十兩以示嘉奬並傳諭内外直省兵丁等果能聞風慕義共登善行必仰蒙

上天之賜同受國家之恩勉之勉之特諭

雍正七年六月十五日奉

上諭聞得外間訛傳六月二十四五將開屠宰耕牛之禁回民等俱欲齊來謝恩等語又聞民間竟有私宰耕牛之事此必奸人造為訛言誘人犯法以撓禁令也凡朕所降旨禁約者事事皆欲濟民之用厚民之生無一事為朕之私心便用而設也如禁約黃銅所以裨益鼓鑄流通國寶朕豈別有需用黃銅之處耶今雖定一品大臣准用黃銅器皿之例而朕宮中與部中凡有所鑄造

亦令不必用黄銅如禁賭博所以端人心而厚風俗賭博之為害於風俗人心朕已屢降諭旨言之甚詳且惡自非愚頑不移之輩無一人不以禁約為當也至於禁宰耕牛以耕牛為農田所必需墾土播穀實藉其力也世間可食之物甚多何苦宰耕牛以妨穡事乎今朝廷所需惟祭祀賑例供用其餘亦一概不用牛肉矣年來自禁黄銅之後而錢價漸平民用頗利矣自禁賭博之後而開塲聚衆者亦畧知畏懼斂跡矣自禁宰耕牛之

後而農家向日數金難得一牛者今已購買易而畜牧蕃矣可見利益民生之事亦既行之有效為良民者必皆知朕大公愛民之心為良有司者必能實心遵朕愛民之政如不能實心奉行而置民生於膜外者必非良吏也如不能仰體朕心而陽奉陰違以蹈法網者必非良民也百姓中惟回民以宰牛為業試思貿遷有無百工技藝何業不可營生而必欲為此犯禁傷農之事自甘為頑梗不化之民乎國家豈有因一二遊手回民無

理之營生而令妨天下務本良民之生計耶夫朕所禁之事必審度再四灼見其必應禁止然後見諸施行豈有旋禁旋開朝三暮四之理乎今訛傳宰牛開禁之語必係為匪奸徒造作言語煽誘愚民使之犯法而於中取利甚屬可惡著該部步軍統領順天府府尹五城御史等通行曉諭京城直省並嚴行查訪如有違禁私宰耕牛及造為種種訛言希圖煽誘者立即鎖拏按律盡法究治如該管官不實力嚴查致有干犯者定行從重

議處特諭

雍正七年七月初六日

諭滿漢文武大臣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蓋言為君之難也又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蓋言人臣之當匡賛其君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帝王行事萬目之所視萬手之所指其嚴豈不更甚乎朕之行事若有可議者朕之辱即諸臣之辱也昔人云主辱臣死諸臣豈得漠然視之而全無相關之意乎

縱不能如古直臣之面折廷爭爾等時常進見可以從容密奏朕樂於聞善不吝改過惟冀諸臣之盡言規正以補其闕若面從心非豈朕所望於諸臣者哉朕即位之初或尚有不知朕心而不敢盡言無隱者今廷臣侍朕六七年矣豈於朕之居心行事尚不能深知而存猜疑之見乎從來天道昭然鑒觀不爽朕若不以誠待諸臣諸臣即行欺罔或無報應乃朕實實以至誠待爾等古之所謂推心置腹者不過如是而諸臣尚忍懷私挾

詐不以至誠事主斷無不遭
上天譴責之理是以數年来凡欺罔負恩之人無不即時敗
露天道之近且顯若此豈不可畏之甚哉至於朕之每
日訓飭諸臣者并非但以責人而不求之於已也朕事
事以身先之且深覺為善之可樂循禮之甚安書曰作
德心逸日休孔子曰君子坦蕩蕩聖人之言確乎不易
諸臣但試行之必有暢然自得之樂也特諭
雍正七年七月十二日奉

上諭此次盛京右衛等處派往軍前之官員兵丁俱係擇其優者派出如本處官員缺出著該將軍等暫停題補但揀選人員各按員缺署理勿令兼管此署理人員亦暫停引見惟將職名造冊咨送兵部存案仰蒙
上天眷佑克奏膚功俟大兵凱旋時將從征官員與本處署理之員一併分別引見補授再京城八旗員缺著各該都統等亦照此揀選人員署理其擬令署理之員仍照補授官員例帶領引見特諭

雍正七年七月十三日正藍旗滿洲都統查爾泰等帶領補授副佐領之三等阿達哈哈番富德等引見奉

上諭朕所擬補授但副佐領一官有辦理事務之責如不能辦理事務只因有効力之處即行補授副佐領至不能辦事之時又不得已加之處分豈非陷伊等於罪耶嗣後補授副佐領著前鋒營護軍營内選其能辦事者保送若伊等不詳加揀選所保送人内有不能辦事為

爾等題請撥回者併將伊等議處將此旨徧諭八旗都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等特諭

雍正七年閏七月初一日

諭大學士九卿等易經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雖分而其理則一天下之人但知仁主於慈義主於斷仁主於寬義主於嚴以為仁義各有其用而不知其相資相濟而不可須臾離也蓋有仁而無義則其所謂慈與寬者亦婦人之

仁耳豈得謂之仁乎且不但不得謂之仁並有害於仁
以其姑息之愛不合於事理當然之則也孔子曰惟仁
者能好人能惡人蓋其所好所惡必合於事理之宜而
後天下享仁人之福所謂殺一人以安千萬人義之至
正所以為仁之至也即如翦除盜賊義也然盜賊既除
則良善得寧豈非仁乎懲創兇頑義也然兇頑既懲善
者益勉於善而不善者且相率而遷於善豈非仁乎其
餘互相為用之處皆可以此類推其分仁與義為二而

不能融會貫通者則見理不透之故也特諭

雍正七年閏七月初三日奉

上諭圓明園所有之八旗副護軍校俱著戴藍翎每月添給錢糧一兩特諭

雍正七年閏七月初八日奉

上諭駐藏兵丁其家口在家著照出征兵丁之例給與坐糧以為養贍之資若其家有喜喪事件亦照出征兵丁例賞給銀兩特諭

雍正七年閏七月十五日奉

上諭米局事務著於三年一次查核將辦理有方滋息多者併辦理不善滋息少者各選出三旗具奏其優者將該大臣官員一併議敘劣者加以處分如此分別優劣則大臣官員中之不以事為事不知愧恥者庶使衆人皆得知其劣迹而勤慎辦事之員愈加勸勉矣特諭

雍正七年閏七月十八日奉

上諭科道乃朝廷耳目之官專以進言為職朕令其於露

章之外復行密奏者蓋欲其時進讜言匡朕之不逮有益於吏治民生也既係密奏則當加意謹慎不謀於人不洩於外方無忝於事君之義而不愧言官之任乃近見科道等之密奏並無直言規諫及有益於吏治民生之處而沽名邀譽之習仍然未除如科臣邱尚志密奏崇文門飯銀一事公然露洩於外而御史李元直於未行密奏之先徧訪他人密奏之事而後入奏是皆不知其出於何心夫言官進言之意不過欲見諸施行也今

邱尚志所奏朕已降密旨准行矣而彼仍然露洩於衆是彼進言之意專為一己之名並非為國家之事也既欲以國家之事沽一己之名則何不見之於露章而乃隱之於密摺乎邱尚志於陳奏之事不肯慎密李元直察訪他人密奏之事而又揑造附會之言此即朋比黨援作威作福之漸也本應嚴加根究以儆澆風姑念二人尚係初犯將邱尚志罰俸一年李元直罰俸三年以示薄懲嗣後倘有密奏之事朕未將本人姓名發出而

本人自行露洩或私自存稿者一經發覺朕必嚴行究訊重治其罪特諭

雍正七年閏七月十八日奉

上諭嗣後委署佐領及補授副佐領時該旗行文各部院及前鋒統領護軍統領等處將該管官員填註考語保送若將優員隱匿不送以平常不及之人保送朕務將該管大臣等治罪再各處保送官員及旗下行走官員既俱係旗下大臣等挑選其送來之人有平常不及者

即行駁回若爾等將好者隱匿將平常不及者帶來引見經朕查出亦將都統等治罪將此徧諭八旗將諭

雍正七年閏七月二十日奉

上諭八旗部院官員遇該旗較射之日若伊等有事不獲前往者例皆行知該旗但伊等內有實係有事者亦有推故不往者其中虛實該旗不能確查嗣後著各衙門堂官於該衙門附近修理可以較射之處令屬員按期習射該堂官等驗看其到與不到及射法優劣俱註冊

考察部員內如有怠玩偷安射法生踈不加勤習者惟該衙門堂官是問特諭

雍正七年閏七月二十日兵部將行止不端之熱河駐防佐領三達塞擬以草職具奏奉

上諭將三達塞草職發往黑龍江當差行走凡熱河鄭家莊等近處新設駐防官員內有犯罪草職者俱調令回京將賞給房產銀兩等物悉行追出賞給其所補放之人特諭

雍正七年閏七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凡會議會審之期九卿因有他務不能到班者仍照例行文知會主稿衙門嗣後著派滿漢御史二員將有事不到之九卿登記檔案以備日後查考不必參奏至於宗人府府丞太常寺太僕寺光禄寺等衙門正卿少卿定例既不在九卿之列若令一同會議亦屬紛更但伊等官階遷轉即可入九卿之班亦宜留心練習兵刑錢穀之事嗣後凡遇九卿會議會審秋審之時宗人府

府丞及太常寺太僕寺光祿寺之正卿少卿等俱著在旁觀聽使之與聞但不得參預議論亦不必列名畫題倘九卿所議未當或伊等另有所見准其具摺密奏將

諭

雍正七年閏七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凡由舉人考試補用之筆帖式俱准其與舉人一體會試其由貢監考試補用之筆帖式亦准於考試繙譯舉人時一同考試皆所以廣育人材使之各有所成就

也至於由貢監生員考試之小京官筆帖式等員其中未必無通曉舉業文藝之人若因其已經出仕遂不得與於鄉試則彼平日之所學莫由表見亦屬可惜著通行八旗凡由貢監生員考取之小京官筆帖式内若有願就鄉試者俱准其與舉子等一同入場考試使片善寸長不致遺棄以副國家教養人材之典特諭

雍正七年閏七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朕前曾降諭旨著八旗漢軍學清話令再限半年如

不能以清話奏履歷者遇陞轉之處不准列名將此傳

諭八旗漢軍將諭

雍正七年閏七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從前八旗副驍騎校副護軍校等俱令穿補服戴頂戴翎每月增賞錢糧一兩今前鋒營之前鋒長鳥鎗長既皆穿補服戴頂戴翎亦著增賞一兩錢糧將諭

雍正七年閏七月三十日奉

上諭嗣後八旗大臣奏事將各該旗叅領俱令輪班帶領

進見伊等既得學習奏對禮儀且得親聆朕之訓旨又可以教導各該屬官兵特諭

雍正七年八月初四日奉

上諭佐領係四品副佐領未定品級今著定為五品准用五品頂帶仍照本身職銜食俸再佐領係大員兼管者居多向來佐領若有罰俸之案即照該員本身職銜定議似屬太過嗣後若兼管佐領之員在佐領任内有罰俸之案著照佐領品級罰俸永著為例特諭

雍正七年八月初十日刑部彙題本內鑲黃旗漢軍都統石文焯咨送原任泗州知州范時習之子范弘俊歸旗遲延照例枷責一案奉

上諭嗣後歸旗人員有逾限逗遛在外應行枷號者著按其逗遛年月之多寡以為枷號之期若逗遛一年即枷號一年照此計筭倘另有生事犯法之處則從重歸結永著為例特諭

雍正七年八月十五日

諭大學士九卿朕於用人行政是非賞罰總視乎理之至公而未嘗稍存成見大學云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夫心不正則是非可否皆不得其當其獘有不可勝言者矣周子通書云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可見人之心必靜虛動直而後應事接物可得其平若一有所偏向則靜不能虛動不能直又安望其明通公溥哉夫有所者不過

流於一偏而已足為心之累至於有我則全是自私自利之心縈繞固結於中但知有已而不知有人則其心之不正更甚矣古稱溺愛者不明凡人溺愛他人則於是非可否已不能辨而不免於惑況溺愛已身則但見其是而不見其非但見其可而不見其否沉惑迷謬以至過咎日叢愆尤日積而全不知醒悟改悔其為害尚可言哉又如人臣以忠言規諫其君則望君之虛懷採納而人君以正言訓勉其臣亦望臣之實心聽從若君

不用臣言則加以拒諫之名而臣奉君之訓則聽之藐藐清夜自思能安於心乎惟是君之不聽臣言人人皆得而見之而臣之不能洗心易慮以從君之訓則在隱微之間人所難知是在為臣者之捫心省察而已特諭

雍正七年八月十七日奉

上諭朕自御極以來凡文武大小官員進見時必諄諄訓誨諭以國計民生之要務至於近日廷臣科道等官輪班條奏其實在可行者即降旨施行其似有可採者即

發令查議其有言之未當者或局於一偏之見或失之迂濶難行甚至懷挾私心不顧大體敷陳鄙瑣識見庸愚朕多召令入見面加訓誨剖晰其說諭以不可施行之故蓋朕意欲使其人曉然明白自知識見之淺鄙是以降旨之時周詳往復不憚煩勞倘其人退而録記果能深會朕心詳繹朕旨一一紀載畧無舛錯遺漏豈不甚善但其事有甚難者彼於倉猝之際敬畏矜持或則錯會朕旨或則記憶不全又或書寫之間詞不達意或

有意揑成顛倒朕諭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正復不少即如啟奏折本時大學士及學士滿漢多人皆每日進見素常熟習者而面奏諭旨退而繕寫進呈尚且未能悉協何况出於一人一時之奏對者乎前者科道翰林八九十人同奉面諭朕令其各書呈覽乃諸人所寫參差八九十員人皆互異且與朕旨多不相符可見理會記載之難矣設或漫自記錄謬相流傳有失降旨之本意則所關匪細從前屢經曉諭曾命在廷大臣與

外省文武員弁等面奉之旨皆書寫進呈朕覽以防訛錯令再行申飭凡内外大小臣工不論從前嗣後倘有欲記面奉之旨者著將所記呈奏方許存錄倘有未經
奏覽私自存錄者一經查出照詐為制書之律治罪著各部院衙門將此諭旨錄貼堂壁俾現任及接任官員共知之其各省文武官弁等著該督撫提鎮將朕此旨每年通行曉諭一次倘屬員等有不知此旨者朕惟該
上司是問特諭

雍正七年八月二十日奉

上諭蒙古旗分人員學習蒙古話甚屬緊要著給限一年令其學習若過一年不能以蒙古語奏對者亦照漢軍不能清話例停其陞轉特諭

雍正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今日引見人員所射之箭中的激起落於拾箭傘上人之旁看此則近的旁之人恐有失悮嗣後引見人員俱著改用骲頭若係硬弓即用大者亦與箭相等至於

大臣等在外挑選人員令其射箭亦著改用骲頭將此
凡應行傳知之處俱著傳知特諭

雍正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凡原管佐領有經異姓管理數次之後其原管人之
子孫復得管理者應於原管人之族中遴選補授如伊
族中不能得人再於該旗遴選補授俟原管佐領人之
子孫日後長成可以得人之時此佐領缺出仍擇原管
佐領人之子孫補授如此方為允協將此曉諭八旗永

著為例特諭

雍正七年八月二十四日江寧將軍來文等將鑲白旗協領雅爾納防禦西爾泰等徇隱行賄之處參奏

上諭該部核擬具奏嗣後各省駐防官員如有知情徇隱及行賄作弊等事發覺而降級治罪者若仍留本處無益於習俗俱令回京交該旗酌量令其當差行走其家屬亦一併遣回將此永著為例特諭

雍正七年九月初二日奉

上諭嗣後凡各部院衙門一應會咨滿洲蒙古漢軍三旗之事到滿洲旗下即令滿洲旗抄寫用印轉行蒙古漢軍旗下將此曉示八旗一體遵行特諭

雍正七年九月初九日

諭大學士九卿朕令在京大臣官員科道輪班條奏蓋欲廣見聞以資治理而其識見庸愚陳奏卑淺者亦可隨事指示以開導之昨御史湯傚所奏甚屬鄙瑣不可見

諸施行朕面加訓諭彼醒悟悦服乃奏曰皇上如太陽之光臣所見如燈燭之微耳朕諭之曰爾言不然太陽與燈燭各有其時各有其用不應分别光之大小也日間太陽洞照至於昏夜則太陽無所施其光賴有燈燭之光以補太陽之所不逮天下至廣庶務至繁朕耳目心思所未到之處與不能周知之處爾等能殫其忠誠知慮以為贊助匡勷正如太陽之有資於燈燭也燈燭之功豈可少乎但不可有私意存乎其間耳倘借奏事

之名以為營私之計則是爝燈燭於朗日之下欲以爝火之微與太陽爭光其為暗昧極矣此則可羞可愧之甚諸臣所當共以為戒者也特諭

雍正七年九月初十日大學士等奉

上諭嗣後一應具奏事件奉有所降諭旨悉令書寫呈覽

特諭

雍正七年九月十三日奉

上諭嚮導官等行走差遣之處甚多著賞給雙俸嗣後補

授嚮導官俱著給雙俸其米石不必增給特諭

雍正七年十月初一日奉

上諭聞盛京之部屬旗員兵丁等每遇陞轉遷移及喜慶等事俱攢集分金彼此餽送而無力之微員及兵丁人等亦不得不勉强從事往往日用不敷而此例不能廢甚以為苦禮記云貧者不以貨財為禮盛京此等陋習皆由於生事結納之人倡率於先遂至相習成風莫知省改此亦風俗之所當禁約者著該管各官通行曉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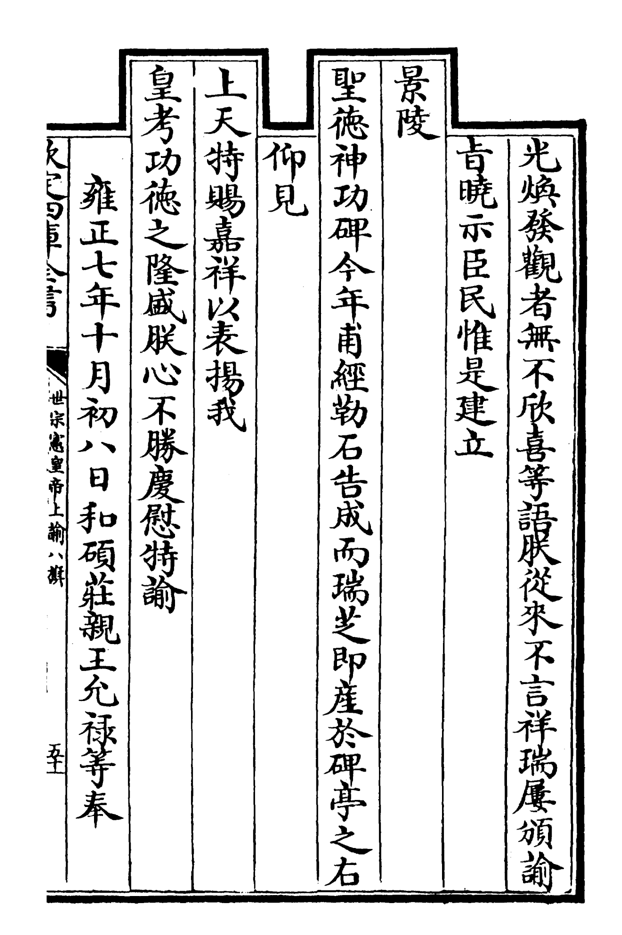
嗣後除吉凶大禮本人情誼敦篤情願自行餽貽外倘遇尋常陞轉喜慶之事不許攢集分金務虛文而耗實用倘或不遵該管官查出將本人及為首邀約者一併照京城例懲治特諭

雍正七年十月初五日奉

上諭據領侍衛內大臣尚崇廙等奏

景陵

聖德神功碑亭儀柱之右產瑞芝一本於石上長六七寸祥


光煥發觀者無不欣喜等語朕從來不言祥瑞屢頒諭
旨曉示臣民惟是建立
景陵
聖德神功碑今年甫經勒石告成而瑞芝即產於碑亭之右
仰見
上天特賜嘉祥以表揚我
皇考功德之隆盛朕心不勝慶慰特諭
雍正七年十月初八日和碩莊親王允祿等奉

上諭騎射乃兵丁等之最緊要技藝爾等於平常較射之日參領以下各官並不令習騎射爾大臣與章京等皆係率領兵丁出師行圍之人理應親率各官操演騎射嗣後旗下大臣及參領各官遇平常較射之日俱著學習騎射若年逾五十五歲者聽之將朕此旨曉諭八旗

特諭

雍正七年十月十一日和碩果親王允禮等將鑲紅鑲藍兩旗從前遺漏虧空案件查清因從前未及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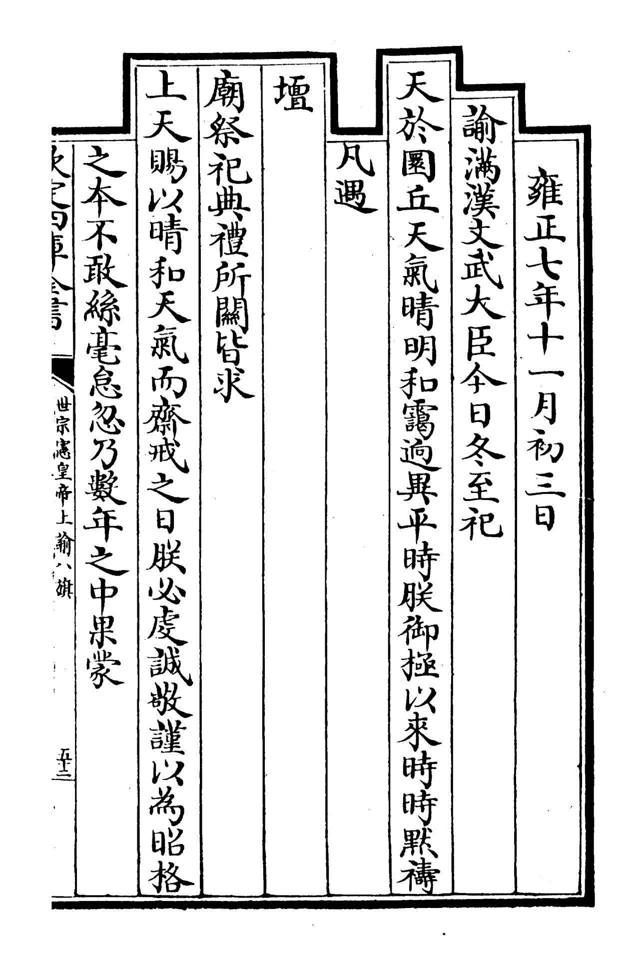
出請罪自陳奏

上諭果親王將鑲紅鑲藍兩旗從前遺漏案件明白查出惟以稽遲時日請罪自陳將事件如此清查甚屬可嘉理當議敘有何交部議處之處再此事已經過去或由部内遺漏或係旗下懈惰俱未可定若必令查明殊覺繁擾將此遺漏之大臣官員等俱免其治罪此事依議此等事件如此明白辦理目下看來雖稍覺繁瑣但凡事一經查清逐件登記檔案日後即可無事若將事件

怠惰推諉不速行辦理是遺日後之無窮弊端矣將所奏事件令八旗大臣閱看伊等知慚愧否著各明白回奏特諭

雍正七年十月十一日兵部奏請點驗軍器奉

上諭前年派王大臣等閱看軍器恐其挪移轉借故令各旗另行封貯俟八旗閱畢時始令各旗領去想今年軍器必皆完備閱畢即令本人領去不必另行封貯嗣後遇閱看軍器之年其應否封貯之處仍著請旨特諭



雍正七年十一月初三日

諭滿漢文武大臣今日冬至祀

天於圜丘天氣晴明和靄迥異平時朕御極以來時時默禱凡遇

壇

廟祭祀典禮所關皆求

上天賜以晴和天氣而齋戒之日朕必虔誠敬謹以為昭格之本不敢絲毫怠忽乃數年之中果蒙

上天鑒察朕心每逢祭祀典禮或先期風雨或過後陰寒而本日行禮之時必然晴霽暄和此萬耳萬目所觀瞻歷歷不爽者間有無知之輩奏稱天道渺茫恐難預必朕諭之曰若果天道不符朕之所禱必是朕心不誠朕當作災異會倍加敬惕修省言者慚赧而止大抵妄誕無稽之人則以為天乃清虛之氣去人甚遠何能有感必應而庸愚鄙陋之人又以為神明之道可以禱求獲福而以私意干瀆豈知褻慢已甚不但不能獲福且至得

罪於鬼神矣天道至公惟佑善人一念善天必錫之福一念不善天必降之災且天道至近時刻照臨於前後左右之間帝王有帝王之天臣工有臣工之天即匹夫匹婦亦有匹夫匹婦之天舉首即是動念即是不以貴賤而殊亦無須史之離也善惡之報全視乎其人之自取以善念而得善報以惡念而得惡報即如播種者種稷則生稷種黍則生黍又如擊器者擊金則為金聲擊石則為石聲此一定之理無可疑者然善惡之分又必

視乎其心之公私倘存心為公則雖懲創多人誅戮多人亦適足以成其善而可以獲福存心為私則雖保全多人寛釋多人亦適足以成其惡而至於獲譴夫所謂私者不但徇情枉法婪贓受賄然後謂之私有沽名邀譽之念亦是私有計較利害之念亦是私有迎合君上之念亦是私有垂名後世之念亦是私必須利害得失全不計及只一念順理而行以俟天命此即所謂誠也然必敬而後能誠故古之聖賢以主敬為本惟其主敬

是以念茲在茲不愧屋漏不慚衾影處處可以對天則不善之念又何自而萌乎既無不善之念則是一身之中方寸之内但有獲福之基而無招禍之理焉有不荷神明之默佑而順適暢遂者乎此朕身試之而確然見其無毫髮之或爽者爾諸臣試遵朕言而行自然覺悟自有效驗也總之為君為臣之道只有敬天勤民二端而用人行政即在敬天勤民之内爾等每當頒祿受賞之際咸感激以為主上之恩不知朕之所以自奉與逮

及大小臣工者皆百姓之膏脂也君若臣共受百姓之奉養而於教民養民之道漠不關心聽其失所清夜捫心何以自安尚云可以對

天地而無慚乎吾君臣當共勉之特諭

雍正七年十一月初六日和碩怡親王奏增加儀仗一倍

恩禮逾重辭不敢受奉

上諭數年以來朕於怡親王有加恩議敘者王多再三奏

辭情詞懇切朕勉從所請者有之王忠誠敬慎輔弼朕躬為國家宣猷效力之處甚多昨朕降旨加恩於內外公勤任事之大臣數人因念王之勳勤較之諸臣為最若不錫以獎功之典朕心實有未安是以增加儀仗以表觀瞻稍示朕嘉予賢王之意在王領受並非越等逾分之事已頒諭旨不必固辭特諭

雍正七年十一月初八日奉

上諭從來開國之初必有從龍之佐或闢疆拓土茂建崇

勳或陷陣衝鋒捐軀殉節至於承平之後伐叛討逆其抒誠宣力之臣壯猷忠節並足以垂光竹帛流譽無窮凡為人主者據情據理必無不存篤念忠勳之心於本身厚加贈䘏尤切望其子孫人人成立克紹前徽以永受優待功臣之澤若忠節之後廢墮家聲乃朝廷所不忍聞也則為之子孫者自當謹守家風努力奮志砥礪廉隅世世為國家有用之材以繼述先烈即或貧窶不能自振國家自必加以恩澤周恤其身家而不至於困

苦無依也乃功臣之後往往有不肖子孫自甘敗類或謀私結黨欺君悞國或貪贓壞法虧空國帑陷身刑辟或發遣遠邊或妻子入辛者庫在國家之法雖宗室懿親亦不能曲為寬宥豈能於忠節之子孫別開寬假之路乎此等人不念先人之心跡以致深負國恩非惟不忠更兼不孝其祖父有知亦應深惡而痛絶之且使國家遇此等之人若寛之以恩則法有所不伸若置之於法則情有所不忍為君者實處兩難之地則其人之罪

尚可言乎然伊等忍於負國而并忘其先人朕豈忍不
念舊勳而不推恩及其後裔上年降旨令各旗將功臣
之子孫内有犯法問罪及虧空拖欠者一一查出具奏
今年各該旗陸續查奏前來朕詳加披覽斟酌情罪或
其中勳節之後嫡派止此一二人者如施世驊馬爾璣
三格窩赫王鉞蘇成馬炘佘陳朝瑛洪德標金啟元金
啟復金式訓金習禮范光廷噶楚哈李天坒孫元起揚
天樞常履坦陳履坦張瑆張珂何紹祖金瑗四格達喀

和爾圖王續陳泰常履謙郭朝政傅善剛變王栻二成格富寧李隆昇碩瞻闞保住寧古齊劉元泰劉元祿常住范時捷范弘璧范弘恕夸岱法海慶恒慶泰補希松阿馮岳興阿庸德廣德額倫特孫查齊圖思海覺羅哈占滿保伊林阿阿奇達共六十二員名下應追未完銀兩共五十四萬六百九十五兩金五百兩米一千七百二十一石此各項錢糧俱係國家公帑非朕所得私自用恩豁免者著將內庫銀兩照數撥補代為伊等完項

其或擬以充發監候及妻子家屬入辛者庫等罪者概行寛釋凡此邀恩宥貸之人皆當捫心自愧刻骨銘肌并勉其子弟遷善逺辠毋或仍蹈故轍倘再有過犯豈能再邀倖免而凡屬忠節之子孫皆當以此為戒共加奮勉以毋貽前人之羞倘因此次格外之恩或生玩法之念是朕之加恩不能勸人為善轉至導人為非矣豈不重負朕念舊褒忠之至意乎凡此寛宥人等倘有貧乏不能自給者准其於該都統處具呈俟該都統奏聞

朕當另加恩卹以存養之其餘八旗所查功臣之子孫可寬者亦無幾俟朕再加詳閱發出特諭

雍正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凡交議之條陳事件其原條陳之大臣亦著入班會議特諭

雍正七年十二月初二日奉

上諭百官章服皆有一定之制所以辨等威昭品秩也向來屢申禁約不許逾分濫用以閑僭越之端定例昭然

各宜遵奉聞近來服色頂帶及坐褥頂馬胸纓之屬又有不按定例任意僭越者御史有稽查部院之責而各御史中即有參差不齊之處是巳身先有逾分違禮之咎又何以彈劾他人嗣後紫禁城内著派三旗侍衛稽查大城内著步軍統領阿齊圖稽查外城著五城御史稽查倘有違例僭越之人而侍衛提督御史不行參奏別經發覺者將稽查之員一併處分特諭

雍正七年十二月初五日奉

上諭國家設兵衛民所以安良除暴雖尚武勇之力然必
謹守法度顧惜廉恥不為犯法干紀之行始不負朝廷
豢養之恩可以有上進之望平時因八旗兵丁乃國家
之根本所以養之者恩甚高厚偶有差遣征勦之事復
加意體恤賞給各項銀兩行糧之外復給坐糧所以籌
畫其用度養贍其身家者至周至渥矣為兵丁者自宜
感戴國恩兢兢奉法共知自愛以邀爵賞而沐寵榮況
朕之訓飭教導者至再至三豈伊等尚不知猛省痛改

惡習乎乃自藏回陝之八旗兵丁四百名仍有沿途騷擾居民之事經撫臣憲德兩次參奏共一百三十餘件似此負恩犯法無知無恥緑旗兵丁之不如不顧人之鄙笑朕實為汝等深愧之况其所得能有幾何豈因此足以養身贍家而乃輕犯國憲自罹罪譴耶乃一時率其獷悍之性不知撿束以致身投法網罪無可逃能不愧悔即伊等明理知義之父兄戚屬及同列之兵丁等聞之見之亦諒無不切齒痛恨代為之羞也况損人利

已者天理之所不容強奪横取者國法之所不宥爾兵丁等試思之同為父母生育之身又受國家教養之澤並不至於無衣無食顛連困苦也即至此極尚當勵丈夫志以勉盡大義方是若果安分守法則才力稍優者可以冀望上進即中平之人得食錢糧亦可以養贍妻孥奈何惟利是貪而不顧天理不畏國法為此可羞可愧之行乎今將該撫所叅各款一一開出並降此旨著通行曉諭八旗兵丁及各省駐防兵丁俾伊等知同列

中有此無恥之事必致敗露不能掩藏自後共相儆戒勿為習俗所漸染而凡有統領管轄之責者皆當仰體朕心申明紀律時加開導則兵民和睦共享昇平之福於久長否則國法具在徒陷身於罪戾而獲不忠不法之名豈不可憫之甚乎思之勉之將此諭交與八旗及各省駐防管兵官員等著各鈔録一道每月傳集兵丁敬謹宣讀令其觸目警心時時撿束恪謹遵奉特諭

雍正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大學士等以闕里慶雲奏

請宣付史館奉
上諭朕平素遵奉
先師至誠至敬雍正二年闕里
文廟不戒於火比時廷臣援明季弘治前事為言而朕心
悚懼不寧引過自責親詣太學
文廟虔申祭告特發帑金命大臣等督工修建凡殿廡制
度規摹以至祭器儀物皆令繪圖呈覽朕親為指授遴
選良工庀材興造虔恪之心數年以來無時稍間今

大成殿上梁前二日慶雲現於曲阜卿等歸美朕躬之詞
朕不克當或者
上帝
先師鑒朕悚惕誠敬之心現茲雲物昭示瑞應朕不敢矜
言祥瑞但能功過相抵朕之幸也應擇日躬詣太學
文廟祭告以申感慶之衷一切禮儀著該部速議具奏朕
躬被
先師之福佑普天士子誦法服膺同受

聖人之澤著將明年會試取中額數廣至四百名壬子科各省鄉試每正額十名加中一名其十名之外有零數者亦加中一名此朕體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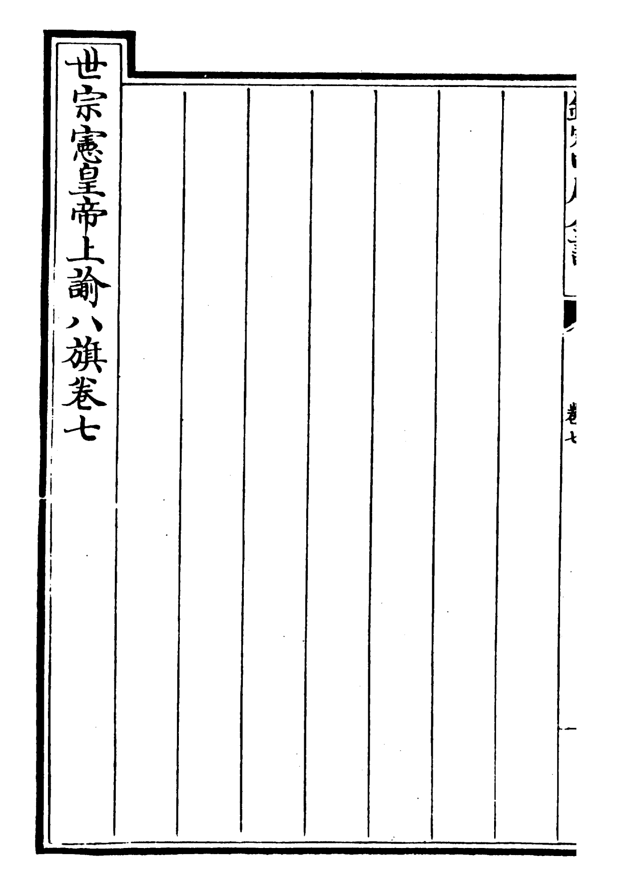
先師樂育之盛心特行造就人材之曠典諸士子其各興文敦行益加勉旃所請宣付史館之處知道了特諭

雍正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朕御極以來七年之中未遇日食之異今據欽天監奏稱庚戌年六月初一日日食九分二十二抄朕心深

為畏懼想由朕之政事有闕用人敷治之間未爲允當
或內外臣工不能敬謹奉職民情尚未舒暢以致上干
天和垂象示儆朕寤寐之中時刻修省內外臣工等各宜悚
惕恪盡厥職共相勉勗以凛
天戒但期各矢誠心不必以空言回奏特諭
雍正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署理正黄旗滿洲都統
事務覺羅伊立布等帶領補授佐領並襲職人員引
見奉

上諭凡辦理家譜奏摺時如遇一家之中補授佐領而又兼有襲世職者不必間隔班次隨後即帶引見將此通諭八旗特諭



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七